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隐匿的王城

◎杨海蒂



杨海蒂：《人民文学》编审。著有文学和影视作品多部，作品入选百余种选本、选刊、年鉴、排行榜、教材教辅读本并被应用于高考和中考试题，获丰子恺散文奖、丝路散文奖、孙犁文学奖、《北京文学》奖等。

站在高高的石峁古城上，耳畔猎猎作响的朔风仿佛来自上古洪荒。

放眼四望，东面是奔腾咆哮的黄河，西面是苍凉的黄土高坡，南面是沧桑的古长城，北面是苍茫的毛乌素沙漠。亘古不息的秃尾河、窟野河，从城址两侧浩浩荡荡流泻。

在这片比国家还要古老的土地上，在这比人类还要久远的“两河流域”，被定义为“改写中国文明史”的石峁遗址横空出世。

这儿是陕北神木县高家堡镇，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区域。“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神木充满了奇迹，名称就是一个传奇。极富特色的明代古镇高家堡，古时为边陲要塞兵家重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两沟夹一峁必有遗迹”是陕北民谣，六十年来考古、文物专家对石峁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几起几落，直到2012年，陕西考古研究院一行人马的到来，意味着尘封于历史尘埃中的石峁遗址终于等到了它的“真命天子”。以哪儿为突破口下手，考古专家慎之又慎。准确的判断来自灵感，灵感的启示来自经验。从外城东门开始试掘，事实证明这是神来之笔。当他们拨开层层泥土，大量龙山时期的陶片不断显露，他们知道，一个里程碑式的考古发现已经诞生了。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一座三重结构的石城，以石破天惊之势赫然出现，面积至少一千万平方米。天哪，有十四个北京故宫那么大！石城的核心区域是外城、内城和“皇城台”，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米。这是一项超级工程，后来被确认为迄今“中国乃至东亚最大史前古城”。一场颠覆考古学传统认知的重大考古发现，就这样伴随着考古专家辛勤的汗水和激动的泪花到来了。

“皇城台”是今人赋予的名称，它类似于玛雅金字塔结构，是王的宫殿，是他的权力高台，历经几千年风雨洗礼依然傲然屹立。等级分明“宫禁森严”的建筑格局，昭示威严的王权不可侵犯；类似北京紫禁城的环套结构设计，开启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之先河。

壮观的皇城台下，构筑精良的城墙绵延数十公里，内外瓮城、门塾、墩台、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俱全。这是整个东亚地区史前最完善的城防体系，说明四千多年前此地战事频仍、政治格局复杂。

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强大的军事功能、严谨的规划设计，足以证明石峁王者的权力、财富与智慧，让看惯了考古奇迹的考古人员也感到震撼。它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

是谁站在庄严的皇城台上号令天下？它是黄帝之墟，它是夏启之都，它是羌人之城，它是匈奴鬼方城，它是上古西夏都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一个可能性的背后，又有多个其他的推测或疑虑冒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提出的“黄帝之墟”一说，最引人注目，最令人兴奋。

哪个才是正解？被掩埋湮没数千年的石城缄默不语。

文字、城市、青铜器、礼仪性建筑的出现，往往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毫无争议的是，史证如山的是：石峁古城是现存史前最大城址，或为四千多年前中国北方及黄河流域的权力和宗教中心，它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早期格局，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掀开了新的篇章。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被长城遮挡了视野，把中国古代史看作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过分夸大了中原文化的作用。其实，早在20世纪初，人类学家就在英金河畔的红山上嗅到了远古文明的气息，现代考古学家李济60年前也排众而出，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的观点并敦促同行：“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伙。”

石峁遗址的发掘印证了李济先生的“先见之明”，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对“中原文化中心论”形成了强烈冲击，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有重要意义。因而，石峁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顶着“中国文明的前夜”之桂冠，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21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我们还是凭自己的想象，去感受几千年前的王宫气派吧。

在难以想象的石峁遗址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品类最全、工艺最高的是玉器。

据载，从清朝末期起，有数千件石峁古玉流失海外，欧美多家博物馆都有收藏。流落到民间的石峁古玉更是不计其数，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了一百多件。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出土玉器闻名天下，但是与石峁文化中的玉器相比，实乃小巫见大巫。石峁玉器以数量巨大取得压倒性胜利，器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其中牙璋风格非常突出，牙璋造型奇特，专家称之为“精美绝伦、独一无二”。那时候的石峁玉匠，竟然掌握了当今玉器加工的一整套技法，甚至打磨出了针孔可以穿引麻线的玉针，工艺精美到不可思议，有的雕刻艺术对今人来说都是高难度挑战，真是太了不起了，不知道那些伟大的工匠有着怎样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

玉器本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令人费解的是，石峁连建城都使用玉器，在石峁遗址的残垣断壁中，多件玉璋、玉铲、玉璜、玉刀、玉钺重见天日。

这得耗费多少玉材！陕北并不产玉，玉料从哪儿来呢？这么多数量的玉器，不可能都是贡品，也不可能都从遥远漫长的“玉石之路”贸易而来，同样不可能四处掠夺搜罗过来的战利品。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古代交通山高水长，古代运输靠牛拖马拉。陕西历史博物馆与陕西矿集团曾联合举办“古玉寻踪——汉中玉文化探源研讨会”，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诸多省份、大学、领域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济济一堂，忝列其中的我，会上听到有专家提出了“就近取材”的观点：石峁古玉，有无可能来自于距离最近的汉中市？还有学者说：中央电视台有个《国家宝藏》节目，故宫博物院在馆藏顶级文物里拿出的第一件宝藏——宝鸡石鼓，就是汉中市做的。

惊人的发现远远没有结束，历史的遗存、文明的见证，如同沉积岩一样，在石峁古城地底下层层累叠。

城邦，是社会文明到来的重要标志。对石峁王国来说，筑城不仅是建筑行为，更是政治的体现和权力的宣示。内城多处房址遗迹中，一座石砌院落结构完整、错落有致，被推测为石峁王国的“城防司令部”。

在石峁城西面，考古人员发掘出贵族墓葬群。石峁王国已有了明显的社会阶层：王公贵族死后还要极尽殊荣，平民阶层死后只能石棺、瓮棺葬之，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则被殉葬。

也有不少加工陶器、骨器、玉器、石器、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迹面世。出土的大量炭化粟、黍和麻布告诉我们：石峁王国曾被植被茂盛、环境优良，经过千万年狂风的扫荡、烈日的暴晒、暴雨的冲刷、冰雪的侵蚀，才被塑造成黄土高原。这也体现了地质学上的一个真理：任何地形地貌都不是永恒的。

令人惊悚的是，在东城门附近发现一百多颗少女头骨。她们是本邦少女还是异族俘虏？是建城奠基，还是为国事祭祀？石峁王国为什么要用女子当祭品？

诡异的“石雕人面像”，大量出现在石峁遗址墙体，说明神巫在石峁王国不仅存在，而且是上流社会人士。

最大量级的中国史前壁画，在石峁古城惊艳耀世，它们图案清晰、颜色鲜艳，有着令人震撼的几何图案，使用的起稿线震惊学界。

在石峁古城外，有一座同时期的祭坛遗址，是上下三层结构的建筑群，表明石峁王国的宗教、文化等文明要素已经完备。

石峁古城存续了三百多年，留给我们一座隐匿的废墟、一个王朝的背影、一部上古的史诗。它是黄帝肇启之都，还是一段文明孤旅？它因何废弃，人们去了哪里？石峁王国的辉煌，石峁古城的衰落，还隐藏着无数的秘密，还有太多的谜团等待揭开谜底。

石峁文明能登上人类文明史的世界舞台吗？拭目以待。时间是最伟大的裁判者。

名家

MING JIA

省“九艺节”“群星奖”揭晓 我市3节目榜上有名

本报讯 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评选日前揭晓，我市3县区编排的3个原创群舞和戏剧小品脱颖而出喜获奖项，为即将在宝鸡开幕的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锦上添花。

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是我省为繁荣群众文艺创作、推出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促进群众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升全民文化艺术素养、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而设立的省级文化艺术政府奖。本届群星奖评选活动自今年5月开展以来，共举办展演180场，观众达8.9万余人，集中检阅了全省三年来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经过初选、复赛和决赛，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群星奖4大门类共评出20件获奖作品，其中省文化馆报送、凤县文化馆成人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演出的群舞《火红的萨朗》，市文旅局报送、渭滨区文化馆演出的群舞《源》，市文旅局报送、眉县文化馆演出的戏剧小品《培训》等3个宝鸡节目榜上有名。 本报记者 周勇军

韩春萍《红柯评传》问世

本报讯 第一部为宝鸡籍已故作家红柯树碑立传的书籍《丝路骑手：红柯评传》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系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韩春萍。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认为该书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得以重新认识红柯”。

红柯原名杨宏科，岐山县凤鸣镇人，1985年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今宝鸡文理学院），生前系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先后荣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是全国最受喜爱的小说家之一，2018年2月24日因病去世，享年56岁。《红柯评传》以评立传，以红柯的创作心路和作品的风格流变为主线，勾勒出作为丝路骑手的红柯的文学生涯，强调了红柯对丝路沿线多民族文化创新书写的贡献，以及红柯作品对文化人格意象和西部本土的现代派文学的探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该书分上下两篇共九章，上篇五个章节梳理并分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4年前后红柯的创作心理和作品成就，下篇四个章节分析了红柯2004年之后的长篇小说，重点分析了红柯小说的文化人格意象、红柯“现代派文学”的灵性叙事、红柯小说的神话原型与叙事结构，以及红柯在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眼光和创新叙事实践。

韩春萍笔名韩翼之，80后青年评论家、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文化与文学叙事，并担任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在《光明日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与评论50多篇。

本报记者 周勇军

他的爱很小，却如此出色

——访我市青年诗人苏龙

本报记者 王卉

借书来看。当他边放牛边读海子的诗歌时，就被那天马行空的诗情诗境所吸引。“那时候我就在想，诗歌原来可以如此让人神往头顶的星空和外面的世界”，苏龙谈起当年的感动至今仍记忆犹新。

阅读了大量诗歌及文学著作后，苏龙自然也写出了不少心情文字，自从高中二年级在《平凉日报》发表了处女作《亲情》后，他那颗崇拜文学的心更加激情澎湃。从此以后，无论是在西安求学还是在宝鸡工作，苏龙都没有停止过阅读和写作。

从黄土高原一路走来，有尘土飞扬、有秋风落叶、有漫漫风雪，而一路的风花雪月显然无法“埋没”他那颗敏感而善良的内心。2000年后，因工作而定居在宝鸡的苏龙，生活开始了全新诗篇。对苏龙而言，他的创作灵感更多地来自日常所见，他的眼睛和心无可逃避地关注起周围的事与物，他的诗歌中喷薄而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热情，他把诗歌的诗意与担当变成了一种自觉。他在诗中写道：霜落在三叶草上 / 那些至今翠绿的三叶草上 / 霜落在三轮车夫的棉帽上 / 那些进城卖菜的三轮车夫的棉帽上 / 霜落在夜里 / 落在那个圆圆大大的月亮里……其实，那霜真正落在了远离故乡的游子心里。

仰望天穹的“武举人”

苏龙的诗歌对现实呈现一种自觉的担当，他的目光向下，精神却始终向上。写作中的苏龙如此，现实中的苏龙更是秉承警察的正义与担当。有一年冬天，苏龙在公交车上突遇“状况”，他挺身而出，一举抓获了4名小偷，为受害者挽回了3000元的经济损失，他因此被本单位评为优秀公务员，还被省

司法厅评为先进个人。文友们得知后，纷纷对这位身手不凡的“武举人”肃然起敬。

都说诗人是“聆听无底深渊声音的人”，他们被羁留在大地上，仰望天穹，苏龙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心灵在现实的上升和不断追寻中穿越，不屈不挠地探求生命的本真。正如他在《青铜吟》中所写：“春风已两手空空站在春天的门槛 / 而青铜庄严，高悬明月 / 照着故乡的羊圈，照着梨花白茫茫一片 / 照着那个煽风点火的铜匠 / 他右手握着周时的锤，左手擦着秦时的汗。”

在宝鸡生活近二十年，苏龙对这里的依恋与感怀，与日俱增。他的目光一次次停留在北首岭七千多岁的彩陶上，停留在映照出匆忙背影的渭河边，还有秦岭山中随夕阳就要落入夜的容器的满山红叶……在一首首诗中，他浓墨重彩地深情描摹着。

“我肩上扛着阳光、清风 / 我脸上荡着喜悦……”这些让人细细品味的诗行中，苏龙以担当的姿态，描画着身边多彩的风景，也捧出了藏在心底的那份真情。“你要原谅我的自私 / 在这世间，我不能只爱你一个人 / 我要去爱田野一颗颗麦子、一株株玉米和土豆 / 甚至要爱这世上的苦难 / 爱这其中的人群 / 尽管我的爱很小、很小……”凭借这首《我不能只爱你一个人》，苏龙被评为了“梧桐花全国诗人联展月度最佳诗人”。是的，他的爱很小，然而，却如此出色。

孜孜以求的“苏学士”

以诗人自居的人很多，但要成为“真正的诗人”，却是不易的。“我敬畏诗歌，由来已久。”苏龙回首坚守三十年的初心，总是侃侃而谈。他对诗歌的热爱到了痴迷的境界，多年的阅读写作使

他变得更加注重细节，如今，他每写完一首诗，都要修改很多遍才会满意，而且写作至今，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阅读，只有大量的阅读，阅读一切经典的诗歌，然后静下心来写作，真正的诗人是要用作品说话的。”苏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苏龙每天都坚持阅读，在宝鸡诗歌圈的文友都称他“苏学士”。多年的写作，苏龙的诗歌取得了不俗成绩。一首首诗作发表、入选诗集，一次次捧得奖项、获得荣誉，他把业余生活全部投入了他深爱的诗歌。西南政法大學李安娜教授读完苏龙的诗歌后称他是“人民的诗人”。安徽师范大学杨四平教授读过他的诗作后表示：苏龙诗歌为普通读者所喜爱的诗作，是因为它真正地适应了我们的这个时代。我在其中看到了诗歌作者的思考，虽然未必深刻，但契合绝大部分人的心灵。

一个精神的写作者总是要追求卓越，追求突破的。苏龙是有诗歌抱负的，当文友们期待他的冲刺和突破时，这并不是对一个喜欢的诗人抬高了要求，而是多年来他已积累了相当的实力与经验。苏龙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袒露着心迹：“站在繁华的都市 / 我身后站立的是我故乡的大山、河流 / 和土豆一样朴实的父老乡亲 / 我将用我的笔去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

平凡人的文学梦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李依涵 校对：张琼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

安武林来宝讲阅读

本报讯 11月4日至6日，全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书评家安武林来到凤翔县雍城小学、儒林小学、竞存一小等六所学校，以“阅读改变人生”为主题与数千名师生分享交流阅读感受。

身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安武林，曾在宝鸡生活工作过多年，至今已出版过100多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涵盖诗歌、童话、小说、散文多种体裁，作品多次入选中小学辅助教材，尤其是去年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武林文集》，堪称其几十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集结号”，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校园中，安武林以问答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读书故事，鼓励孩子们多读、多写、多观察，通过阅读学会思考，使内心变得强大，从而实现人生理想。据悉，安武林将于本月11日至13日分别赴山、陈仓、眉县等县区，与小学生们面对面交流。

本报记者 王卉

扶风抗疫作品选出版

本报讯 由扶风县作家协会编印的《战役役记》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扶风籍名家王宗仁担任总编，省作协副主席、扶风籍名家吴克敬题写书名。

今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扶风县作协联合爱心企业，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用诗歌、小说、散文、小品、演讲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凝聚抗疫力量，讴歌家国情怀。该书从收集的300多件作品中精选出包括吴克敬、王洁、范宗科、严晓霞、张静、刘瑞、李宝萍、马婷等扶风籍作家在内的作品116篇，记录并再现了全民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感人景象。（段序培 唐志强）

芳草地
fangcaodi